



9
4186
17





全嬰心法

初生部

揚州石成金天基撰集

小兒初生如草木之萌芽。全在栽培調護有法。若不留意。必遺患終身。保嬰根源。端在於此。

拭口穢法

小兒生下。即用軟絹包指。拭盡口中惡血。穢法則日後出痘必稀。且無百病。

全嬰心法

亨

昭和42年12月12日寄
和田大作氏贈

門口 9
號 4186
卷 17

門口 9
號 4186
卷 16

洗兒法

兒出胎浴洗。用益母草。苦草煎湯。入或塩少許。湯要調於冷熱。若太冷太熱。俱不相。煎收眼候溫。取浴。勿入生水。洗畢拭乾。以臙粉。細摩。其遍身及兩脇下。然後綳裹。既不畏寒。諸氣。今執三朝古禮。將綳裹之兒。復洗。若兒之體怯。多致感冒。驚風。變通在人。只依此出胎便洗。甚為穩當。

斷臍帶法

兒出胎浴洗。洗後方斷臍帶。則不傷水。生病斷臍須將令汁盡否。則寒濕入腹。或作臍風。

斷臍時。以蘄艾為紙撚。香油浸濕。燻燒臍至焦。令煖氣入兒腹中。方可斷臍帶。臍帶用帛包裹。先將剪刀入人懷內。溫煖剪下。則無冷氣內侵。可免腹中弔痛之虞。若冷鉄剪刀。臍土一冰。冷氣由此而入。剪刀火烘。又恐太熱。只依此法。懷煖甚妙。存臍帶。不可太長。長則難乾而傷肌。恐引外邪。臍

風亦不可太短。短則逼內而傷臟。致成腹痛。令兒夜啼。量雷五六寸。用舊布包裹。日間視之。勿令尿濕。自無臍風撮口之病。切不可先斷臍帶而後浴。恐水入臍中。必成後患。斷臍帶。如有虫。急須去之。

裹臍法

用舊帛一塊。周廣四寸。內襯新綿。四圍合攏縛之。務須用急得中。急則令兒吐乳。亦不可屢解。至十二朝方解視之。若臍帶燥刺兒腹痛啼。則解開用油稍稍

潤之。仍舊裹好。喞音衍。歐乳也。卽俗云轉乳。

凡解臍須閉戶下幃。若冬月房內多置炭火。令有煖氣。乃佳。倘如臍不乾。用綿繭亂髮燒灰糝之。

護臍法

須用熟絹製一三角肚兜。上銳不方。重複合之。中之兩旁摺爲兩痕。如上襞績之狀。以線畧縫其下。令中間可兜住臍帶。上繫長帶。環兒頸。中下兩旁亦繫長帶。束於腰。則帶不擦動。自然日久方脫。此法極妙。但

須預備爲佳。

藏胞衣法

先用清水將胞畧洗盛新瓶內入古錢一文勿令沙土草垢雜之用青布包口仍以物密蓋其上置便宜處三日後擇向陽高燥之處入地二尺餘埋之築實其土令兒長豈謂若藏衣不謹爲狗跡虫蟻所食則不吉藏胞器用稍大平穩若器小則兒吐乳不平穩則兒多驚凡井灶社廟流水之處俱不宜埋衣。

開口法

開口只宜多餓兩日或日半以兒壯軟瀉爲主痛音用不堅實也

嬰兒痘毒多因受母腹瘀血穢惡生下不爲銷盡至出痘之時種種危險或未痘之先驚風瘡癩總由於此只在兒生後六個時內亟服後藥解下瘀血如黑漆膠痰再停半日或一日俟瘀血解盡吃乳痘竟不出即出亦稀少屢次神應但兒初生未曾食乳雖多餓一日兩日亦餓不壞方用生大黃五分酒拌桃仁五粒去皮去核碎當歸尾五分紅花三分生甘草一分用水一杯煎稠汁半杯將綿花

浸擠兒口內服完。要於生下六個時內服之。遲則無用。如子時生者。巳時內服之。午時生者。亥時內服之。因初生下時。瘀血尚在上部。約遲六時。行在中下部。可以一推而出矣。服藥後。須再餓一日。或六七個時。如子時生兒。巳時內服藥。遲至整十三四個時。與乳最好。更要摸兒腹。如飽硬。用手輕磨。須再餓半日。俟兒腹軟。癰方可與乳。或疑大黃。性恐猛烈。殊不知毒滯非此難除。最能下有形積穢。並不傷兒。可放心任

用。此方乃周矐翁刊傳。翁年已九十餘。子孫四代。二千餘人。並無痘殤。且俱長壽。總因翁積德行善。傳方普濟也。
去上腭白泡法。

兒生次日。卽看兒口上腭。如有白泡。卽用銀挖耳。輕輕刮破。將泡內白米取出。勿令落入喉中。仍以好金墨搽之。如次日不取。則泡甚難刮。且兒不能乳。最誤大事。又有馬牙在牙根處。亦須挑破取出。以墨搽之。

三朝復洗兒法

兒至三日之後俗例洗三。但夏月天熱或可洗。若冬寒洗恐風入臍腹臍風由此而起。或只洗頭面亦可。俗傳若不洗三。則長大皮粗起皴。予曾屢見有不洗三者。至老不聞皮粗起皴。不獨洗三可已。卽初生亦當戒浴。保固真元。北人不浴。但以舊綿拭淨。或大小便處。畧以水揩。所以北人較南人壯實。不徒風氣然也。浴兒務須在密處。更不可久浴。如必洗。三夏天三四日後洗。冬寒十餘日後洗。或用猪胆四個。取汁煎水。

七八碗煎至四五碗。待水和溫洗兒。一生永無瘡疥。

紉裹法

男用父舊衣。女用母舊衣。莫用新綿。亦不可過厚。恐傷皮膚生瘡發癩。若冬月嚴寒。可靠大人暖氣。

小兒初生三五月間。只宜紉縛令卧。勿豎頭抱出。免致驚馬癩。

剃胎頭法

小兒初剃胎頭。只要晴天和暖。若有風雨。可改期另

日。剃後用杏仁三枚。去皮尖研碎。入薄荷三葉。再同研入生麻油滴膩粉拌和。在頭上搽擦。既可避風邪。又免生熱毒瘡癩。俗以滿月日剃。亦不必拘。小兒未剃胎頭。不可抱近神祠司命之前。穢觸神聖。令兒不安。剃下胎髮。用紅紙包放箱櫃乾穩處。剃胎頭最要調和熟湯不冷不熱。又要避風寒。

變患部

初生小兒。全在調養得宜。前初生部內。已盡載諸法矣。又有一種不測之患。出於意外。非因失調所致。須當急救。若病則專有幼醫。予不贅。

治生下不動

凡小兒生下不動者。急看口內腭上有胞名曰懸廔。急以手指摘破。以帛裹指捏乾。拭血令淨。拭淨則生。若血入腹。則不可治。

治無聲

凡小兒生下。或有不發聲者。名曰夢生。此必因難產。或寒冷所致。時人不識。多棄而不救。豈不可惜。須急用綿絮包裹抱兒懷中。切不可斷臍帶。須將胞衣連帶急燃火紙。蘸油點火於臍帶上。往來遍薰。俟煖氣由臍入腹。須臾氣回。兒身煖自啼哭如常矣。

兒身煖後。若不出聲者。卽挈一貓。用布裹其頭。足一女人將貓挈近兒耳。隨將貓耳猛咬一口。貓忽大

叫。兒卽醒而聲出。回生矣。

治大小便不通

小兒始生。大小便不通。腹脹欲絕者。急令婦人以溫水先漱口。吸啞兒之前後心。併臍下手足心。共七處。每一處凡三五次。以紅赤爲度。須臾自通。

治不食乳及不大小便

初生兒遇此症。用葱白二寸。破作四界。以乳汁於砂銚內。濃煎灌之。立效。

治馬牙

初生小兒。口屋并牙根生白點。名曰馬牙。不能食乳。少緩卽不能救。急用熟針縛動上。挑去白點。有血出。爲妙。用白綿拭去血。以薄荷煎湯磨金墨塗之。勿食乳。待一時方與乳。再擦之卽愈。

治重舌

初生小兒開口後。看舌下重舌。有膜如石榴子。若啼不出。速以指爪或針微刺舌線。有血出卽活。取桑汁

調蒲黃塗之。若血出多者。燒髮灰用猪脂塗之。

治肚臍突出

小兒肚臍突出。用原斷臍帶。并艾葉同。燒灰以油胭脂調搽卽愈。

治臍風

用銀簪胸曲灣。從兒心下至臍。輕則刮數次。看胸中有青筋。如一線直下。分叉線下。分叉處。以菘豆大艾火灸三遍立愈。

治遍身無皮

初生小兒。純是紅肉無皮。速以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凡脇下或腿縫。或臂灣各處。看有紅爛無皮者。兒必頻哭。只用牛屎燒灰存性。研極細末。糝之。即愈。

治月內驚似中風

用硃砂為末。水調塗心口。兩手心兩足心。五處即愈。

時習事

揚州石成金天基集著

學禮

孔聖人六歲兒時有宗族。曾領去看俎豆祭祀之禮。其後每與羣兒嬉戲。以碎瓦作俎豆。學為禮容。

註宗是本家族人。俎豆是宗廟祭祀之器。

講至聖先師孔子。是周朝人。姓孔名丘。字仲尼。三歲就知歡喜恭敬。於六歲時有族人曾攜領去看。

那陳設俎豆祭祀之禮。回家來。每每頑耍時。將碎瓦塊假作祭祀供獻的俎豆。排列在上邊。與一班孩童演學恭敬揖讓周旋的禮。他自己肯學禮如此。所以後來直造到聖人地位。爲萬世第一個人。**論**人生在天地間。全靠的是個禮字。倘若沒得禮節。則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無所敬畏。不獨不能成人。且有敗家喪身之事。好不害怕麼。○爲個人。須要知禮。只看世上那禽獸畜生。可能知道這個禮。

人若不知禮。便是禽獸畜生一般了。豈不空爲人一世。○這個禮節。從小時就該習學熟了。到大來便不覺得拘束。如今人家子弟。在幼小時候。便橫跑豎跳。就如山猴子野馬。大來怎得成人。自今以後。舉止動靜。俱要習學穩重恭敬。切不可輕佻放肆慣了。是第一件要緊的事。○爲人全要自己立志。也不可全倚靠着父母先生的教訓。只看孔聖人。他止見過祭祀一次。並無人教訓。他便自己立

志好禮向上。如今人家子弟。諸般好事。父母先生教過幾遍。還不肯用心習學。就是自己誤了自己。豈不可惜。○人若穩重。後來長大成。人福也有得。壽也有得。且有許多受用。譬如一隻船。若載滿許多貨物。自然穩重。若船內不曾多載。或是空着。其船自然輕浮。搖蕩。所以穩重人。大有受用。

証天福編云。逢人奉揖。隨行侍立。有問即答。無問即默。是說小學生。須要恭敬有禮。不可多言也。

負米

仲由字子路。家貧嘗食藜藿。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商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褥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註藜藿是野菜。貧人嘗採以爲羹。四馬駕一車爲一乘。百乘言其多也。俸米爲粟。八斛爲一鍾。萬鍾言其多也。褥是坐褥。累褥是重累褥。褥而坐。鼎是盛餚美器。卽如上好的盤碗。列鼎是排列着許多。

器盛美餚以供食。

講周朝孔門弟子內有一人姓仲名由字子路。他爲人極孝父母。柰家裡極其貧窮。他常自採野菜來家爲羹養親。又每缺少食米。他常出去百里之外。自己身上背負着幾斗米來家炊煮供養父母。並不嫌那路途遙遠。並不怨那勤力勞苦。後來父母沒了。他出仕爲官。奉着王命。到楚國去。此時俸祿甚厚。每到坐時。重累着許多錦褥。以候他坐。每

到食時。桌上排列着許多珍饈百味。以供他喫。他於坐喫享用時。便常常說道。我往時家貧採野菜爲食。負米百里之外。還不夠供養父母。我如今這等樣富貴享用。但我的父母在於何處。我情願就要像往日替父母背米採野菜。那裡能夠再得呢。他時常是這等思想追悔。

論大凡做兒子的。須要趁父母在生時竭力供養。若是在生時不肯孝養。反至到了死後。就堆盤滿

桌的祭獻。也是渺渺茫茫。知道父母可能來受享呢。就是果然來受享。也只是領一口氣。排列許多酒食。還是活人喫了。有何實在。如今還有一等不孝的壞人。有了好衣服好飲食。只曉得自己穿喫。或養活自己的妻子兒女。總不想到老年父母身上去。要知道父母一日老似一日。一年衰似一年。猶如將落的日頭。能有幾時光陰。須要趁早急急孝養。還嫌遲了。豈可付之悠悠。只看這子路。到享

富貴的特候。不情願享這富貴。只情願食藜藿爲親負米。是河等心思。世上人。須要時加習學。

証孔子家語云。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是說殺一隻牛祭亡者。總不如一隻雞一隻蹄。趁父母在生時供養。還得實在。人不可不知。

懷橘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果待之。績懷橘二枚。歸時拜辭。橘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袖歸以奉母。術大奇之。

註墮地是落地。二枚卽兩個。九江府屬江西省。

講漢時陸績。字公紀。吳郡人。年六歲時。往九江見袁術。因績父康曾爲廬江太守。與袁術是交好朋友。此時術爲九江太守。所以績往拜見。術辦設果子。欸待他。看見果子內有橘子。他就暗藏了兩個在袖子裡。臨別去的時候。拜辭袁術。不意袖中兩個橘子。掉落在地。袁術看見。嘲笑道。陸卽你到我

家來。便是賓客了。豈可以賓客而懷藏主人之橘乎。他跪下答應道。我不是敢於藏橘。只因我母親天性喜啣此橘。所以袖藏兩個回家。將以奉母。術聽得大以爲奇。是奇他年幼而知孝道也。

論要曉得孝順父母。也不在乎帶這兩個果子。只是他從小兒。在人家裡。也念着父母。啣東西。就想着父母。可見他時時刻刻。把父母放在心上。所以爲孝。犬抵小孩子家。也沒處見得他的孝。只就飲

食一件上。肯顧念着父母。漸漸的推到別樣事上去。便是孝了。有何難處。

〔証〕顧集功歌曰。世人入街市。買果又買糕。不說供父母。端一與兒曹。親未喫兒先飽。子心不比父母好。勸你多出果糕錢。孝養白頭光陰少。此歌是說世人買果糕諸物與兒女喫者頗多。而孝養父母者甚少。若以愛子之心愛父母。則爲真孝矣。

戲綵衣

老萊子。至孝奉二親。極其甘脆。行年七十餘。言不稱老。嘗着五綵斑斕衣。爲嬰兒戲舞於親側。又每執小鼓。詐跌卧地。作小兒啼。以娛親喜。

〔註〕甘是甜。脆音翠。是爽言飲食極其美好也。斑斕衣。是小孩子粧扮戲耍的。五色衣服。就是俗名百家衣。鼓音桃。是有兩耳自擊嚮執柄的小鼓。側是傍也。詐是假意。喜是喜悅。

〔講〕周朝老萊子。他姓萊。忘記其名。乃楚國人也。因

他年高嘗爲兒戲娛親。人都稱他做老萊子。他一生極孝父母。過到七十餘歲。父母還雙雙在堂。他平日說話中間。從不說老。意思若是自己說老。豈不越顯得父母老了。他年紀雖老。還像小時候。要討父母的歡喜。時常穿着一件五色斑斕衣服。在父母面前戲舞。有時候手執着搔耳的小鼓。假意跌倒睡在地下。裝做小孺子啼哭的聲音。要引誘父母的嬉笑。

論如今人家兒子。不曉得順父母的歡心。對着父母。常是冰嘴鐵臉。或自己有些不快活處。還要在父母跟前使性。父母怎得歡喜。須想你小時候。父母百般樣引你頑耍。若得你開口一笑。就像拾到許多寶貝一般。到你大了。父母惱也罷。歡喜也罷。全不放在心上。要這兒子何用。豈不可歎。俗語說。笑一笑。少一少。惱一惱。老一老。父母年紀老了。怎麼當得憂愁煩惱。須要時時引父母歡喜。纔是個

好兒子。○人要得時常歡喜。自然康健壽長。老萊子曉得這個道理。所以時常要引誘父母歡喜。他父母年紀俱將百歲。大抵都因他供奉甘脆。時常歡喜。總得這等高壽。要知道人若常多歡喜。其心也寬懷也開。身體也康健。飲食也多。啣些病也不害。壽也延長。說不盡這許多好處。自今以後。但凡父母歡喜的事。就要去做。父母不歡喜的事。就不去做。一切人物衣服食用。父母歡喜的。就要盡心

供奉。父母不歡喜的。就要絕意思戒。看見父母少有煩惱。就百般引誘他歡喜。此說最不可輕忽。須要時加習學。

証張正卿曰。戲綵堂中。一飯可當五鼎。承歡膝下。片時不換千金。是說父母在堂。乃最難得之時也。

泣杖

韓伯俞有過。母杖之。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悅受之。今悲泣何也。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不痛。知

毋力衰是以泣也。

註杖擊也。悲涕有聲曰哭。悲涕無聲曰泣。往昔也。

講漢時韓伯俞。他母親最嚴。但兒子有些小過。失不肯寬恕。必要責打。伯俞平日只是好好承受。一日母親打他。他忽然涕淚悲泣。母親驚訝問他道。我平時打你。並不曾悲泣。今日為何這般悲苦。伯俞跪答道。母親往日打我。身上覺疼。今不像往日疼。是母親氣力衰了。叫我怎不悲苦。

論大抵父母就有百般的責備兒子。都是教訓兒子學好成人。卽或父母就有些失錯瑣碎。爲子的只該陪個小心。抵頭順受。況且天下無不是的父。毋只看這伯俞。不過有些小失誤。就被責打。他但不敢埋怨。還痛母親年老力衰。是何心思。如今人家子弟。平日嬌養慣了。不曉得孝順父母。及至父母責備。全不認自己不是。心裡只說父母太過。或是背後惱怨。父母瑣碎太過的。甚至當面將言

語抵觸他。全不念這高年的父母。能有多少光陰。還忍得叫他受氣着惱。一旦去世。豈不抱恨終天。那時候。雖然懊悔。也是遲了。請看這韓伯俞。却是至孝的樣子。須要時加習學。

[証]禮記云。父母怒之。勞而不怨。是說父母動怒。就是百般難為兒子。也只是該當順受。沒個敢於埋怨的道理。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則以懼。是說凡有老年。父母在堂。為人子承歡。

膝下。這是難得的事。豈不可喜。但父母年紀衰老。來日無多。這不測之憂。豈不可懼。要知道可喜又可懼。時常在心。則孝念不敢不盡。老萊子就是此喜。韓伯俞就是此懼。

見活佛

楊黼。慕蜀中無際大士。前往訪之。途遇一僧呼黼姓名曰。無際大士。是吾之師。命我迎汝。傳語見無際。不如見活佛。黼曰。活佛安在。僧曰。汝但回。見披衿倒屣。

者卽是。遂回。暮夜抵家。母聞叩門聲。喜甚。卽披衿倒屣出戶。黼一見感悟。由是竭力孝養。

〔註〕蜀是四川地方。衿是衣領。披衿是及鈕扣。披衣而出也。倒音鳥。是折倒。屣音徒。是鞋。倒屣是倒着鞋的後跟。急忙中不及。拔起鞋而跛着卽走也。舊說以倒爲顛倒之倒。大誤。跛音颯。進足於鞋也。
〔講〕明朝四川地方。有個無際大士。他是個修行得道的大和尚。能預知一切未來的事。有個楊黼。家

寒信佛。思想要去拜見無際。意在求他指教。救度并得他些福惠。母親不救心。讓他遠去。他主意要行。挽留不住。因而辭別了母親。背着行囊。欣然前往。行到半路上。忽然遇見一個僧人。迎着他。叫他的姓名。說道。無際大士。是我的師傅。我師慧眼遙看。預先知道你要去求見。因吩咐我下山來。遠遠迎着你。向你傳說。若去見我師無際。不如早些去見活佛。你若果能敬重得活佛。就強似做別樣的

功德幾千萬倍。他驚訝問道。世上活佛在於何處。叫我到那個地方去。見他呢。僧又說道。我師也曾吩咐向你說。你但回家去。若看見有個人。披着一件青布衣服。不曾鈕扣。趿着一雙鞋子。不曾拔起。此人就是真正活佛了。也聽得此話。因預先知。道他的姓名。又知道他肚裡的心事。卽凜凜然。不敢不依他的說話。就辭了僧人。奔回來家。其抵家時候。已是深更暮夜。敲了自己門戶。叫喚開門。此

時母已睡了。聽見兒子聲音。甚是歡喜。急急忙忙。穿不及衣服。就把一件青布衣服。披在身上。拔不及鞋子。就倒着鞋跟。趿了出來開門迎着。他一見了與那無際傳說的形像。一些不錯。心中纔明白了。感悟。因跪下叩了頭。隨同母親走進屋來。從此以後。就一心一意。只是竭力孝順母親。不復又另有。所求。亦不復又往遠處去求神拜佛。

論世上人。每每向遠處求道。殊不知道就在於眼

前世上人。又每每向外邊去。求佛求僧。殊不知活佛聖僧。都在家庭之內。爲人若肯盡心竭力。只去孝順得父母好。就強如見佛菩薩大和尚。幾千萬倍。只看這楊黼。就是一個不必遠求的榜樣了。須要時加習學。

証沈株偈云。堂上活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描彩裝金。不用泥塑木刻。卽此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虔誠敬他。何須別求功德。

遙遵父責

費宏中狀元。在翰林誤擊同年一堂。絕交。其父聞知。寄字封竹板。命往同年家領責。宏遵父命。前往請責。同年悲曰。兄有父訓責。吾欲求責我之父。不可得矣。

註同在一年。中舉中進士的人。爲之同年。

講明朝費宏中狀元時。纔二十歲。在翰林與同年。因言語誤打一掌。那同年變臉。就與他絕交。費狀元的父親。遠在家裡。曉得了。寫了書柬。寄進京去。

東內意思說。人生天地間。性氣最要平和。切不可
凶暴輕浮。你二十歲的少年人。有何大事。就擅自
動手。把同年打一掌。以致觸犯了人。惱恨絕交。寫
了這些說話。又封了一條竹板。叫他挈到同年家
領責。費狀元接到書柬。就凜遵父命。前往同年家
領責。豈知那同年認性。到門三次。不與他見面。到
了第四次。費狀元又去。將板子并父親寄來的書
柬傳進去。細細說反父命。只見那同年。忽然跑將

出來。抱住費狀元痛哭。他驚訝說道。此事罪過都
在我身上。問年兄因何反哭將起來呢。那同年說
道。年兄還有父親教訓見責。我要求責我之父。那
得能够呢。說完悲哭不止。自此和好如初。後來共
輔神廟。都爲名臣。

論如今爲子的。受父母責罰。便以爲羞恥。甚而有
倔强不服的。亦有當面勉強依從。却在背後埋怨
父母的。你只看這費狀元。現做了官。何等貴顯。他

父親遠隔着千百里。寄將板子來。不獨不怨。他三番兩次。依着父命。捧着板子。到人家領責。何曾把父親的責打。當做羞辱呢。他後來四十歲入閣。官居極品。此事不但不爲玷辱。反添了一段佳話。那同年思父痛哭。又可見有父母責備。正是難得的事。爲子者。須要時加習學。○如今人家子弟。或是進了一個學。或是中了一個舉。少有榮耀父母。或是貿易生理。撰得衣食來。養活父母。他就在父母

面前踞傲起來。並不婉容愉悅。只看這費狀元。鼎甲。何等榮貴。他毫無驕傲。爲子者。須要時加習學。**証**陳眉公云。但遵父母之命而不違者。便是好子。

衣蘆花

閔損有繼母。生二子。衣棉絮。如損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韜。父察知。欲出繼母。損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悔改。

註繼母是父之續娶後妻。御車是推車。昔人長者

出則少者推車。鞞音引。是牽車的索。

講周朝有聖門賢人閔損。字子騫。生母早喪。父親娶後妻。又生二子。那晚娘心裡妒忌他。冬天做棉襖。親生的兩個兒子。把棉花裝衣與他穿。另把蘆花當做棉絮裝衣服與閔損穿。一日父親出門。叫他牽車。他身上寒顫。牽車的繩索不覺掉在地下。父親因此怒罵他。一字不分說。後來父親曉得了。恨這後妻偏心。要將後妻休出去。他哭倒在地。苦

勸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是說留了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若休了母親。三個人都要受冷了。父親見說得有理。就依了他勸。那晚娘因而感動。從此待他。總如己子一般。

論大抵做晚娘的心腸偏向些。也是常事。做兒子的。不肯自己盡孝道。畧見得偏向處。便生怨謗。甚至當面抵觸。連父親也惱了。就是沒道理。只看閔子何等盡孝。連晚娘也被他感悟了。豈不可法。○

還有親生父母。在兄弟們身上。畧有些高低。就生煩惱。要知父母偏向。必是爲子的。孝道未盡。只看這閔子待繼母。尚且如此盡孝。若待親生父母。又不知如何大孝呢。○父母或有失誤。爲子的不獨不敢說。還要極力遮掩。所以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原是正理。只看這閔子。被後母如此兩樣看待。父親怒問。並不告訴。及至察出。要休。反說出一子寒之語。何等盡孝。須要時加習學。

証蔣龍光曰。子不言親之過。

搨枕溫被

黃香八九歲時。夏天搨涼。父母枕簟。冬天以身溫父母被褥。太守劉護表而異之。

註搨音攴。搖扇也。簟音殿。是如蓆子。表是旌獎。

講後漢時。黃香。字文彊。他八九歲小孩。就勤謹做事。不以爲苦。到了夏天。怕父母熱。每晚先代父母搨涼了枕蓆。好讓父母安穩睡覺。到了冬天。怕父

毋冷。每晚先睡在被裡。等被煖了。讓父母睡。本府知府。聞知他年小孝行。特地旌表他。

論大抵人子愛父母。總不及父母愛子。不要說別的小。只就這睡覺音一件事上說。夜間帶在身邊。受了多少辛苦。熱時。生怕熱着他。冷時。生怕凍着他。一時遺下小便來。寧可自己睡在濕處。不肯把孖子放在濕處睡。萬一孖子不省事。夜間啼哭起來。還要手裡拍着。口裡叫着。一夜不得合眼。諸如此

類。那裡說得盡父母的苦。就像黃香這像。搗枕溫被。也報不過父母的恩來。何況還有不如黃香的麼。須要各人去仔細思想。

証王剛勸孝歌云。兒睡正安穩。毋敢伸縮。毋睡濕蓆簟。兒眠乾被褥。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是說父母生子。卽睡覺一件。就有這許多的苦楚。其餘懷胎乳哺。撫養成人。不知受了萬千苦楚。爲子的。若不思想盡孝。天也難容了。

負母遊娛

楊太宰魏每朝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盥漱卮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纈母負背。迤邐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

註 纈音賢入聲。繫也。迤邐音駝麗。行貌。婆娑舞貌。

講明朝楊魏他貴爲宰相。生性最孝。有寡母在堂。每日上朝參見畢。卽來內室閉了門。一應賓客都不接見。就將朝服脫下。換了布衣。只在母親跟前。

不離左右的照管。凡是母親洗手臉。漱口齒。飲食衣服。行住坐卧。一切舉動。都是自己小心服事。雖有許多婢婦。俱不相托。此時天下太平。無甚緊事。所以多有閒暇。或有奏行諸事。他就在母親房裡裁答。凡遇夏天暑熱。他自己代母親掌扇取涼。凡遇冬天寒冷。他自己同母親睡。把母親的腿脚抱在懷裡務煖。他從不蓄姬妾。恐怕分心減孝。止有一妻。就在母房傍邊幾個月。纔到妻房一宿。還叫

子女與母親爲伴。每常於春天晴和時候。他脫去官服。轉爲鄉村裝扮。他身子生得充實。每將老母繫負在自已背上。徐徐的於花叢中行走。欣喜舞動。全無一毫官貴之像。只要引得母親歡喜快樂。他恐怕朝廷公事煩多。不得時常侍奉母親。只做了三年太宰。他就上一養親的本章。諄切啓奏辭官回家。專心至意的孝敬母親。後來母親過到一百四歲。終去世。都因他調順得盡。心有法。顯貴大。

官尚如此孝道。何況常人。爲子須要時加習學。

論這楊太宰。一日不離母親左右。一夜不離母親床幃。急急孝養。都因父母年老。在生有限。所以盡心如此。要知父母得子極早。也須到二三十歲。再等到子能自己成立。手掙錢財。身登貴顯。極早也須等到二三十歲。然則爲人父母的。等待得子能孝養的時候。極好已是五六十歲人了。譬如手持着短燭而行遠路。奔趨投店。尚恐燭滅。况敢逍遙。

戲玩於中路呢。如今爲子的。擁妻抱子。飽食安眠。漏盡鷄鳴。同衾並枕。煖被窩裡。雙雙伸出頭來。全不知道堂上髮白眼昏的老人。又復刪除一日了。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况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若生身父母。一去不復有。上天下地。尋覓無門。真個危險。急學楊太宰盡孝。不可時緩。

証陳榮云。予心惟一老母。頃刻不能忘。此是孝子真率語。寫盡終身孺慕心腸。

食果取小

孔融年四歲。有謙恭之性。與兄共食梨棗。輒取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是宗族稱羨。

註輒每也。法是禮法之當然。

講漢朝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他年纔四歲。就曉得禮讓。每與哥哥們同喫果子。大的都讓與哥哥喫。自己只揀小的喫。人問他這緣故。他說道。我年紀小。原該喫小的。合族人都說他是大器。後來果然

論如今人家小疍子。只想好的喫。且要爭多。若沒得喫。就撒潑放賴。何常曉得個敬兄的道理。這雖是小疍子常性。也由於做父母的。從小慣了他。由他爭食。由他揀擇。到大了。自然不能成器。俗語說。桑條從小熨。長大熨不直。就是一飲一食。都要教道。他禮讓。不可任他搶奪。若此等事不教。又從甚的事教起。

証曲禮曰。共食不飽。是說同食求飽。非禮讓也。

還帶

裴度黜場屋。有相士謂曰。公縱紋入口。定主餓死。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置緹縵於伽藍殿楯上。祈久忘取而去。度徘徊於廊廡。見其遺忘。追付不及。待亦不至。度持歸。詰旦復攜往寺候之。婦哭至曰。老父被繫。昨告豪門假犀玉三帶。以賂津要。不幸失於此。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卽以帶還之。婦拜泣謝曰。請畱其一。公不受。後相者見度聲色頓異。大驚曰。公必

有大陰德及人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度及第歷相四朝。封晉國公。名振四表。

註黜場屋不得第也。緹縉音提妾。黃色帛袂也。楯音盾。欄杆也。祈久是拜禱多時。詰旦是明日早晨。假是借。賂是賄賂。奉與官。津要是當道勢要之官。講唐朝裴度。字中立。他做秀才時家極貧窮。相又寒薄。屢黜不第。當時有個一行禪師。善能神相知。人一生的富貴貧賤極有應驗。相他的面貌說汝

眼光浮露。縱紋入口。名爲騰蛇鎖口。不獨一生貧賤。且至餓死。尚何暇問功名耶。他偶然到香山寺。見欄杆上有黃袱包着三條寶帶。知道是人遺落的。候了多時只得取回去。到了次日早晨。又到寺裡。等那失帶的人還他。果然見一婦人。嚎哭進寺。說我是周氏。爲因父親陷在牢獄裡。昨日苦告宦家。借得三條寶帶。要代父贖罪。到神前許願。將帶放在欄杆上。因祈禱多時。念父心切。舉止昏亂。就

忘記取帶回去。今帶如失去。父罪必死。氏亦難生。倘有人拾得。還了我。就是救了我父女的性命。我情願把一條帶酬謝他。裴公聽得此情。是真慌忙。把帶還了他。並不受謝。一日裴公又遇見前次相面的人。看了說他滿臉陰德紋現。相貌改變。富貴無比。未幾果然中進士。後來拜相。封晉國公。憲宗皇帝曾親解通天犀帶賜他。福流後裔。五子皆顯。論人只說拾得寶物。謂之橫財。不妨取用。殊不知

其中有大傷陰隲處。蓋財與命相連。人若失了財。多有悲憤不顧性命的。我取了他的財。便是害了他的命。所以還財的人。陰德極大。○人只說相貌生得貧賤。就不能更改富貴。請看這裴公。止因積了德。不獨不曾貧賤餓死。反中進士拜相封國公。陰德可以回天。毫不虛說。○這裴公最難是貧窮人。饑寒逼迫的時候。既然拾得寶貨。就要思量還人。不起藏沒的壞念。所以難得。○裴公不受三條

寶帶。不過平常寶帶。怎的比得通天犀帶。是真正至寶。就是有了通天犀帶。怎的比得皇帝親自解賜的。何等榮顯。天之報答好人。甚巧甚厚。○裴公少得寶帶。就免了貧賤餓死。反得了大富大貴。那利益不知有幾千萬倍。世人須急急思想習學。
〔証〕麻衣道人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是說有了好心。就是壞相也變好了。若有了壞心。就是好相也變壞了。人只要好心為主。

救雀

楊寶性最仁慈。年方九歲。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樹下。被蝼蟻圍困。寶救回。置竹籃。飲以花蔬飯食。幾十日。雀愈。朝去暮來。忽一日。恍惚見黃衣童子。叩白環四枚與寶。曰。蒙公救難。請好掌此環。令公累世為二公。其後果應。

〔註〕鷓鴣音答買。惡鳥。攫鳥子而食者。搏是擊。飮音四。以食喂也。俗以飮字寫作飼。非累世歷代也。

講後漢時楊寶。性最仁慈。年總九歲。在華陰山下。看見一黃雀。被鷓鴣打傷。落在地下。又被群蟻攢食。他便心慈不忍。將這雀就取回來家。養在穉眠篋籃裡。早晚採花蒔穀食喂養。又日夜隄防猫咬。養了幾十日。這雀翅膀復舊。朝去暮來。又有十餘日。纏與衆雀。透屋飛鳴而去。他似夢非夢。恍惚見一黃衣人向說。蒙公救我危難。今啣白玉環四枚。奉敬。令公子孫四世爲三公。其後果然應驗。

論人家兒女。從小就要培養他的慈心。切不可聽他殺生害命。只怕他自小兒忍心慣了。到大來日。甚一日。竟成了一個殘刻的人。要救轉他。甚是費力。所以爲父母的。就是愛惜兒女。切不可捉虫蟻。買鳥雀與他頑耍。養了這點慈心。就是他一生大好受用。有福有壽。都在於此。救一雀。卽獲累世三公。此報善似覺太厚。要知寶之一生。重在性最仁慈四字。其救雀乃是指慈中一事而言。

証吳鳴璋曰。仁者人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以行善必以慈心爲本。

渡蟻

宋郊宋祁兄弟少時有番僧見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復遇僧於廛邸。僧執郊手驚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至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乃曰。目前所居。下有蟻穴。爲暴雨所浸。羣蟻

繚繞穴旁。吾編竹爲橋渡之。由是獲全。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公亦不出小宋下。其後果應。

註廛邸是客舍。肖是有形象的。翹是能飛舉的。俛卽俯字。是俯首思想繚音了。是圍繞也。

講宋朝宋郊字公序。與弟宋祁字子京同在一處讀書。有個番僧會相面。極是靈驗。相他兄弟二人說道。小宋當中狀元。大宋只可進士。後來過了十多年。他二人路上又遇見原看相的番僧。執着宋

郊的手。大驚說道。公的手神。大與往時不同。就像活了數萬性命的。宋郊笑道。我是個貧窮儒生。怎能活這許多的性命。僧說道。凡蠢動含靈。但有形象的。都是條性命。請細細想來。他沉思許久。說道。記得我書屋邊有個蟻穴。一日大雨。水俱流入穴裡。羣蟻逃穴往來。飄浮水面。我那時動了個惻隱慈心。編一竹橋。渡這許多虫蟻。因得不死。莫非此事麼。僧點頭說道。此事是也。公之弟固是狀元。今

日細看公的氣色。也要中狀元。他兄弟私語說道。一榜豈有兩個狀元。此是僧的妄語。不可聽他。後來宋祁果然中了狀元。宋郊是中第十名進士。不意傳臚唱名時。章獻太后當朝說道。弟不可先兄。又把宋郊改爲狀元。番僧之言。果然不妄。

論一切虫蟻。雖極微極細。但有形軀者。卽知痛怕。死與人原無異也。凡廚灶水缸邊。因土濕泥鬆。乃蚯蚓水蚤。百虫生聚之處。厨人往往將鍋中所餘

熱水。碗盞內所剩酸醎油湯。隨手傾潑。殊不知虫
蟻。頓遭醢折。或跳躍而死。或旋轉而亡。既不能飛
又不能鳴。點受痛楚。最堪憐憫。其酒醋醬坊。鹽舖
麵館。傷害更多。奉勸仁人君子。或桶或缸。另設厨
傍。專貯一切湯水。滿則傾入溝河。一舉手之勞。救
無限性命。至於眼見衆生投身死地。如蠅墜水。虫
罹網之類。俱要方便救護。再如孩童無知。撲蝶捉
螢。鬪蟀。籠鳥之類。俱要嚴此禁戒。此皆最易最大

之德。昔宋郊編渡而掇高科。沙彌壅水而延促壽。
可知獲報不小。總之慈爲萬善之本。凡有生命。無
論巨細。必須時時存心愛護。陰果毫不昧也。○近
見街坊中。每將糞草掃聚焚燒。無非一時好潔之
意。但街道固宜潔淨。虫命亦當憐惜。要知灰糞穢
草之內。蚊蝻虫蟻。無所不有。當烈焰薰蒸之際。有
不能飛者。有不能鳴者。萬千性命。一時慘死。因事
甚微細。人多不知。奉勸仁人君子。傳諭童僕。凡有

灰草俱掃送空地。救無限虫命。造福不小。○曠野荒地間放野火。不過一時戲玩。要知因此延燒。害虫命最多。須當切戒。○清明拜掃。例焚紙錢。可用瓦盆盛燒。免傷生命。亦是大德。

〔証〕佛經云。天木好生。當行放生。人要長生。須戒殺生。

帶書鋤田

倪寬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少休息輒誦讀。後宜至御史大夫。

〔註〕資是取給用度。賃是傭僱。經是經書。輒是專即。

〔講〕漢時倪寬。生平好學。無柰家貧。不能度日。常常雇與人家鋤田。每鋤田時。就帶着經書去。但有歇息的時候。就取經書誦讀。憑人笑他。也是如此。後來學成了。官至御史大夫。

〔論〕可見前人讀書。這般勤苦。就是身子不得閒暇也。要偷工夫去讀書。今人飽食煖衣。快快活活。但有一件事打攪他。反把書本丟在半邊。不肯去用。

功。總之人心是快活不得的。越窮苦。越向上去。越
安逸。越往下走。所以諸葛孔明說。非淡泊無以明
志。若不甘淡泊。志趣必不能高。會教子弟的。任憑
家道從容。也不肯把他受用。只怕他的身子忒快
活了。便不肯讀書。

〔証〕俗諺云。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受得苦中苦。
纔爲人上人。又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運譬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庭外。暮
運百甕於庭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於
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如此類。

〔註〕甕音辟。是甗。俗寫爲磚。朝暮是早晚。輒俗作輒。
非。致是極盡之意。優游。懶散自如也。

〔講〕晉朝陶侃。字士行。他做廣州太守時。中原大亂。
廣東是個偏僻地方。幸而安靜。他在衙裡沒事。早
起把百十塊。輒搬運到齋外。晚裡又把這百十塊

輒搬運到齋內。人問他是何緣故。他說道我方要效力中原。若如今安逸慣了。將來恐不耐勞苦。豈不悞事。他又常對人說。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我輩。當惜分陰。是說到了聖人地位。卽一寸光陰。尚且愛惜。我們平常人。一分光陰。也不該浪費。他平生勤勵如此。後來做到八郡都督。果然平定中原。成佐中興大功。

論大抵人是慣不得的。若安逸慣了。一旦叫他勞苦。便耐煩不得。可見今日越安閒。後日越吃苦。要知人生在世。若是貪閒愛懶。就做不成事。光陰易過。少壯能有幾時。須要時時自勉。

証朱慎菴曰。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帳燈

范純仁。天資穎異。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深不寐。後公顯貴。夫人收其帳。頂如墨色。持以示子孫曰。此汝祖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

註肄音異。謂勤苦習學也。

講宋朝范純仁。少時勤苦。自課不輟。夜間把燈放在帳子裡。每每讀到半夜不睡。及至中了進士。他夫人把他帳子收起。那帳頂被燈烟薰透。竟像黑墨色。後來忠宣公爲宰相。夫人常常掛起這頂帳子。叫子孫們來看看。說道。你祖父少年時候。這般勤學。你們不可不勉。

論忠宣公是文正公的兒子。文正公出仕爲。

